

中國新文學叢刊

梅新自選集

119

I217.

4802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49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新梅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梅新自選集

中國新文學叢刊  
149

版權  
印必  
所有

發行人：劉 燕 新 生  
著者：梅

住址：景美景華街一五八號三樓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廿三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台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台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一三〇元

平裝一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〇〇一八〇六一一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號〇一八五號



000  
157



①

梅新接受青年朋友訪問，暢談文學的神情。

②

梅新伉儷暨兒女于蘭溪公園。



2



③ 梅新與兒女攝于天祥梅園。

④ 登山小徑竹廬溪頭。



星的命運

醜在海底的星星

醜了幾千幾百萬年

仍醜不出一個

屬於他們自己的天空

74.  
2.  
6

梅新

城	夢	偶作	一顆星	主峯	第一輯 風景	小傳	手跡	生活照片	素描	目 錄
三	三	三	六	七		九				

瘋子之二	瘋子之一	中國的位置	悼詩人覃子豪	我的母親	小貓	觀月浴	港灣	主題	寄小萊	寫在小萊的書簽上	自然	雲	在橘子樹下
五三	五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三	三	元	二七	二五

水月調	夢	寒月	無題	春曉	第二輯	蓮	風景	歌	大擔島與二擔島之二	大擔島與二擔島之一	再生的樹	江湖客
三	二	九	七	五	椅子	七	六	四	四	三	二	一

媽的衣服	二〇
詩人的復活	二〇五
夢與睡眠	二〇三
鴿子	二〇二
荷花池	九
詠石詩 第五首	六
詠石詩 第四首	六
詠石詩 第三首	六
詠石詩 第二首	六
詠石詩 第一首	六
林蔭道	九
農村組曲之二	八
農村組曲之一	八
在斜坡上	五

眼睛像果實	二六
課長的前途	二六
夢	二四
床	二三
天燈樹	二六
板門店之二	二六
板門店之一	二三
白楊	二三
樹與影子	二〇
椅子	二八
鳥	二七
土地廟	二五
狗與乞丐	二三
日記	二〇

第三輯 家鄉的女人

家鄉的女人之一 一四

家鄉的女人之二 一四

做秀 一四

記春 一五

鴿子 一五

築墓記 一五

狗 一五

拈花圖 一五

第四輯 詩心無古今

父親 一六

白髮頌	一七六
紮實的根	一八六
搬家	一九五
盤桓溪頭	一九九
狗	二〇六
城上吟	二二一
宵夜散記	二二五
理髮的煩惱	二三三
韓國詩人徐廷柱	三三六
從「大系」到「年選」	三三五
正人君子的閒話	三四四
也談江樓聞砧	三五六
詩心無分今古	二六四
英譯曹子建詩選讀後	二六四

梅新的風景

顏元叔

二五七

這是一條路

顏元叔

三四

——讀梅新的詩

閒話新詩

傅孝先

三四

——兼談梅新近作

附錄

## 小傳

我的命途坎坷，三歲失恃，十歲失怙。民國卅八年我十三歲，隨外祖母自浙江縉雲避亂東渡臺灣。舅父當時任高雄要塞參謀主任，在他家閒散了一個多月之後，便被送往鳳山當娃娃兵。

小小年紀難耐遠離親人之苦，三星期後，即偷出軍營，潛返高雄。在舅父家勤務兵的掩護下，我在外祖母的床帳裏躲了兩天，終被發現。於是在舅父的怒斥下，又被送至左營半屏山，高雄要塞第一大台當了一名上等測量兵。五年後，升為文書上士，這是我在軍中的最高軍階。以後高雄要塞改編為野戰師，我就從野戰師退伍。八年的軍旅生涯，乏善可陳，唯一的成就就是打靶，消耗國家廿一發子彈，和一枚手榴彈。

舅父送我去當兵，無非是替我找一個有飯吃的地方待着，這比現在的年輕人尋找前途更重

要。退伍後，到花蓮唸師範，還是爲了一個「鐵飯碗」。我教過小學、中學、專科和大學。慢慢的，對教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曾對朋友玩笑的說，將來的「善終」，就是到大學裏做專任教師。因爲理想中的大學教師，大家競爭的是學術地位，而不是靠人際關係。

我曾讀過二年法文系，三年級才轉到新聞系，所以到畢業時，同班同學的名字仍不能全叫得出來。這自然與我一向喜歡獨來獨往的性格有關係。我對新聞工作有一股異於常人的狂熱，五十八年大學畢業，編過一陣子文藝刊物，和一本學術刊物。六十一年進入聯合報至今。其間雖然到中央日報做過撰述，到臺灣時報主編過副刊，但均屬「兼差」性質，。雖是「兼差」，而我凡事認真負責的性格，仍然使我投注了令人訝異的心力。

進聯合報幹編輯，至少得先幹一年校對工作，這是十多年前聯合報編輯部一項不成文的規定，而且執行時十分嚴格，絕少有通融的例子，即使是擁有博碩士學位，亦得照章行事。我覺得這制度非常之好，我在校對組待了八個月，學到許多學校學不到的東西。但是近幾年這制度已蕩然無存了。我做過改稿工作，編過新聞、家庭版和副刊。現在又在新創刊的「聯合文學」中添列了個名字。「聯合文學」是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吾先生看見我在一篇文章中的建議而毅然決定創辦的。人的一一生中，這種機遇可能不會太多，因此，我相當欣慰。該刊目前只出到第六期，發行量已超過三萬冊，是中國有文學刊物以來銷路最好的一本。七十年秋天，顏元叔應邀至正中書局